

“小修小补”回归,让管理更有温度

“师傅好,我这个热水壶坏了,您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临近中午,居民李霞带着自家的旧热水壶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科春社区小杨家家电维修店,工作人员杨师傅熟练检查,不一会就修好了热水壶。(5月15日《人民日报》)

钥匙丢了,楼下小店就能配;裤子不合适,路口裁缝铺就能改;电器坏了,街边维修铺就能修……在日常生活中,平时不起眼的“小修小补”摊位提供的生活服务是“刚需”,关系居家生

活的便利度和幸福感。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以包容的态度,给“小修小补”一席之地,无疑是一种多赢之举。

曾几何时,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道路变宽了、路面整洁了、社区环境更好了,但大众熟悉的小修小补摊位却渐渐绝迹,难觅踪影。商务部等13部门去年7月发布的《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提出,“规范有序发展集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码标价,提供平价维

修服务”。不少城市也立即行动起来,尽最大努力让小修小补提供方便,让手艺人安心经营,居民百姓安享便利。比如,安徽合肥在已设立的便民菜场里开辟区域,引导修理摊集中进驻。这些举措都有一定参考性,值得借鉴。

无聊之中最无聊的,要数敲击乐手中敲铜锣的那位。那些打鼓与敲三角铃的还好,乐章中段,有时也需要他们动动手,站起来润饰几个音节又坐下。敲铜锣的,往往是在最后一个乐章的末段才能发声。一般情况下,你很难发现敲锣手的存在。乐章末段,总是乐声震天、气势逼人、热血沸腾,乐师拿着两面如圆形飞碟般的铜锣互相敲击,顺着拍子重击两下、轻击两下,大功告成,还是一个不太明显的配角。只有一种情况,敲锣手会让人留意,就是当他出错的时候。大好乐章,峰回路转,苦心经营,澎湃尾声之间,忽然出现几声尴尬鬼祟不合拍的铜锣声,你当即会留意到后排那耀眼的金色飞碟。

无关痛痒的角色

现实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敲锣手,角色无关痛痒,每每无所事事,习惯了机械化的作息。养兵千日,只用在一时,我们却往往在关键时刻掉以轻心,与成功失之交臂,失败得不明不白。所以,成败在于细节,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莫大的功德。(摘自《江苏科技报》格格巫/文)

「念经」的方式

办公室里,一小妹倾诉生活的困难,有人安慰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旁的我却心里反驳:“哪有一本这么轻巧,多少人眼前同时摊开了好几本经呢!都不知道应该先念哪一本。”

我的堂姐,面前就摊开了好几本难念的经:丈夫赌博,抵押了房子不说,债主们聚集到她单位,让她连班也不能正常上了。后来,为了躲债,跑去南方打工,在南方一不小心又进了传销窝……好不容易回来了,又查出身体不好。她原想着一儿一女凑个“好”,事实上一点都不好。女儿很情绪化,凡事得顺着性子来。宝贝儿子不省事,不爱上学,找不到好工作,谈对象倒接二连三,开口伸手就是要钱……娘家呢,也是事事都找她,她既要跑腿,还得花钱——谁让兄妹几个里只有她考上大学,有稳定工作呢?

可堂姐呢,看上去欢欢喜喜,压根就没烦恼事。我曾说她的心真大,她却回道:“走到哪里都绷着个死人脸,叫别人看了也难受,那样就能解决问题?摊上事,能解决的,放在自家心里好好思量咋解决;不能解决的,不死磕,扔到天外去。不管好歹事,有来就有往,不放在心上就不会把人压死。”这样想的堂姐,压不垮,还能苦中寻到乐。

跟堂姐不同的是好友鸿。鸿在同学们眼里应该幸福到了极致:丈夫开公司,儿子在美国读博,她自己是某学院的权威教授。可鸿并不快乐,鸿常常头疼于丈夫的应酬,担心儿子在美国乱糟糟的环境里的一切,以至于得了抑郁症。

堂姐在残忍的现实里努力坚强,好友鸿却因想象出漫天苦痛而无法承受。如果说真的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最重要的,应该是“念经”的方式。

(摘自《今晚报》江小鱼/文)



月中,有些感悟藏在岁懂(摘自《新周报》)

如是说

我每天计算着我的时间,计算着我的收入,但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也会去仰望一下星空。

——海漶在上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上动情地说,自己并不算是一个有天赋的人,能获得“雨果奖”,离不开长期的积累和努力

做人那么努力,其实是为自己

多累积一些买单的能力。不只是物质上喜欢什么便能实现什么,更多的是承担得起情绪损耗,可以消化任何情绪,在面对任何纠缠、拉扯、争斗之时,亦能大方说一句:“全算我头上,赶紧买单吧!”

买得起,给得起,错得起。人生快意,莫过于此。

——作家王欣(摘自《新周报》)

吃也汹汹,爱也汹汹

听到一个故事。说时,人家是当笑话讲的。听时,我是当莎士比亚的戏剧听的人,人间喜剧,人间悲剧,人间悲喜剧,混成一出。

一个南下打工的父亲,三年在外,年关前,才坐火车、汽车兼步行赶回家。儿子又长高了一截,却越发沉默。“爸爸”也叫不出一声,像一个哑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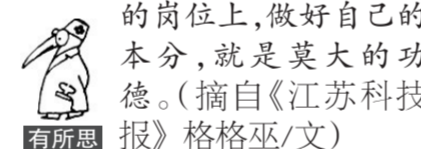
跟儿子搭话,递给儿子压岁钱,儿子闷声不接,父亲很难过。他依稀想起儿子喜欢上街,就扯着儿子的胳膊上街去。出门那一刻,他感到手中的那截胳膊都是硬的,像一种无声的抗拒。

到了街上,父亲凭记忆加猜谜,遇上食物就一样一

样地问儿子:“吃不吃?”开始,儿子一声不吭,只被动地跟着走,父亲觉得像在拖石头,他在外干活都没这么累过。也许,是心口那块累,还痛。

走着走着,儿子的胳膊松软变软了。儿子接过父亲递来的食物,一样一样打开,像从没有吃过东西似的,一样一样吃起来,胃变成巨大的陈列馆,把蛋糕、肉脯、鸡爪、糖果什么的,全往里放。吃到后来,儿子完全谅解了父亲的三年不归。

世上再没有一个人,会像父亲这样,走遍一条街给他买吃的了,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仿佛三年不回家就是为了这一天要堆给他这



有所思

些食物,如同向现实复仇。

再后来,儿子吃到胃痛,捂着肚子。父亲很内疚,笨手笨脚地帮儿子揉肚子,不知道该拿儿子怎么办,就像不知道该拿相隔千山万水的生活怎么办。

此后,儿子神奇地跟父亲感情深起来。

父亲那一堆导致儿子胃痛的错乱食物,误打误撞成了狼狈而真切的父爱物证。父亲在外,是没有忘掉儿子的,只是距离太远,传递不了一碗汤的关怀。所以,回到儿子面前,父亲恨不能一顿给儿子恶补三年的美食。

(摘自《读者》贾柯/文)

微短剧“拯救”横店群演



短剧火了,生活起飞了

据华夏文广传媒的短剧板块负责人陈焯估算,即使不将群演包括在内,全国范围内目前也有近10万人在从事短剧表演。李贺研就是一位频繁穿梭在各个剧组之间的演员。最近这半年多,他每个月只能休息三五天,最忙的一天跑两个组,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熬是真熬,但每个月收入2万以上,比上班强。”

因为外形酷似包贝尔,他在一部电影中获得了替身的机会,并由此结识了包贝尔,一连拿到3份演出合约,开始在横店的圈子里小有名气。再后来,一个短剧剧组以包贝尔在电影《大人物》里饰演的赵泰为角色模板寻找演员,主动联系到了他。从那之后,用他的话说,生活终于“起飞了”。

从2023年开始,竖屏短剧以爆款之态刷新了中国网络视听格局,各路资本争相入局,全年累计备案剧集3574部,上线1125部,创造了373.9亿元的市场规模。其中,西安、郑州、横店脱颖而出三大生产基地,最火爆的时期,仅横店一处每周就有60个剧组同时开机,以至于坊间戏称“横店变成了竖店”。密集拍摄之下,对演员的需求量自然也急剧增加。

进入短剧领域以来,李贺研的收入发生了明显的增长,现在他接戏的价格平均每天2000元,偶尔还有每天5000元的时候。不久前,他刚贷款买了一辆车,接下来两三年如果能够继续维持这个水平,他考虑再在横店买套房,真正安定下来。

实际上,在短剧演员群体中,李贺研的收入只能算中等,毕竟他所扮演的都是配角。即便是最普通的演员,只要能担纲男一女一,片酬空间便会更加可观。陈焯告诉记者,目前主演的常规价格集中在3000~4000元/天,根据男频女频的题材有所浮动,“男频戏的男演员高一点,女频戏的女演员高一点”,有过一两部大爆款作品的则会涨至7000~8000元/天,一部戏总共约4万元到5万元。

然而这不意味着一种常态,窘困仍旧存在。在公会演员服务部,记者见到了一位柯姓的群演。四天之前,他刚刚办理了“演员通行证”：“我是看抖音上说这边短剧非常火,缺演员,我就来了。结果一个戏还没报上。我都想走了。”另有两位群演也表示,自己快一周没报上戏了,其中一位称,除去生活费和420元的房租,自己上个月只挣了500元,接下来一周如果还无工可出的话,这个月进账都没有,将将保本。“没事做啊,我要去找点手工活做了。”

漂在横店,为了快乐和自由

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单纯的爱好来到横店的,并且坚定地守候在这里。比如55岁的陈锋。

年轻时,陈锋当过兵,跟着部队参演过一部名为《西天

流星》的电视剧,喜欢上了拍戏。退伍以后,他到北京做起了皮具批发生意,偶尔也跑过几个剧组。在短剧方才兴起的2018年,他就拍过一部《十二生肖》,属于最早接触到这种影视形态的一批人。

4年前,他关掉了线下的铺面,只身来了横店:“做生意做累了,感觉人生老是想赚钱也没什么意思,我想体验一下另外一种生活。”去年起,他开始短剧中从事特约演出,每个月能接到5~8个戏约。但因为片酬单价只有几百元,挣得并不太多。好在皮具生意没有完全放下,还在网上断断续续地经营着,早年的积蓄也足够维持家里的生活,而且女儿已经大学毕业,经济独立,不再需要他来负担。

陈锋说,他现在是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拍戏的时候就尽情享受表演的快乐,想家了就随时回去:“像我这种情况,只要我的身体不出现问题,80岁我也能跑戏。一旦这条路真的是不行了,或者哪一天累了,我就回河南老家去。”(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1140期)

大学生在寝室教室直播合适吗

直播行业近年来快速发展,年轻学生积极拥抱互联网,通过直播让人感受到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和敢试敢闯的年轻活力。可有些学生却走偏了,在教室或寝室不分时段直播,影响他人正常学习生活;有些学生为了做直播,陷入经纪公司、培训公司骗局;还有人甚至为求流量打磨边缘直播低俗内容。

在教室寝室做直播影响同学学习生活

5月15日9点,记者打开手机,很快就刷到一名定位在海南海口某高校的主播。她用非常轻的声音和网友互动,直播背景是教室,能看到同学和正上课的老师,评论区有不少人发弹幕:“上课怎么还能直播?”还有一些大学生在宿舍开启直播。记者统计发现,在某平台一个晚上至少有上百名以寝室为背景进行直播的大学生主播。

在学校和寝室进行直播,周围同学对此如何看待?对于室友的直播行为,正在为考

研做努力的浙江某高校大三学生艾雯雯(化名)非常恼怒。“一开始还好,但为了留住粉丝,室友逐渐增加直播时长,直播时间也从之前的固定时间变为随时开播,可能是一大早,也可能是半夜,宿舍里很难再有安静的时间。”

“即使这些都可以忍受,那我们的隐私,怎么办?”谈到这个问题,艾雯雯说自己已经被播出去,尽管她们已经注意不在直播时说人名和讨论学校的事情,但偶尔还是会被镜头扫到。

在某社交平台搜索“室友在宿舍直播”,记者发现有多篇笔记对大学生寝室直播吐槽。

直播时长要求不低难以跳出流量陷阱

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直播,在不少学生主播眼中却是“不得已而为之”。朱晓(化名)是一名大二在读学生,去年3月加入直播行业,她只坚持了1个多月。公会经纪人和

直播间的粉丝变多了,评论区各种留言也都来了,甚至有人直接发来骚扰信息问她“约不约”。孙涵不堪忍受,准备合同到期就解约。

引导创作积极内容加强审核优化算法

针对大学生直播目前出现的一些乱象,该如何进行治理?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建议,高校应承担起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责任,通过各种形式宣讲法律规定,并对直播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作出指导性规范,通过制定合理的社区规则,为直播行为划出清晰的边界,同时引导学生在合适的场合、时间进行直播,多进行正能量的内容创作。

曾是某知名娱乐公司的星探张新(化名)提醒,成为一名大主播需要长时间的产出及粉丝维护,想要一蹴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业为主,直播行业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的光鲜亮丽,大学生对待直播还需谨慎。(摘自《法治日报》5.20)



有所思